




#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小凉山彝族翻身奴隶家史选)



#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小凉山彝族翻身奴隶家史选)

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編  
中共宁蒗县委宣传部

楊廷圣 楊玉清 搜集  
楊 廷 圣 整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昆明

插图：禾永茂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编  
中共宁蒗县委宣传部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昆明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新字第0011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2<sup>11</sup>/<sub>16</sub> 插页2 字数54,000

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190

统一书号 T10116·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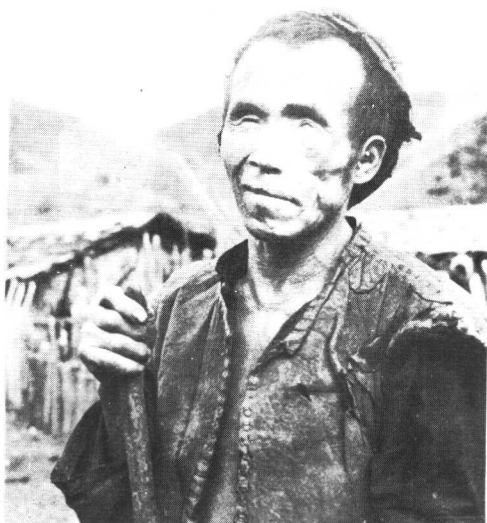
定价(5)二角四分

责任编辑：梁友璋

校对：志健

# 罪証如山 仇深似海

- 女奴隶金姑抓嫫因挖洋芋吃，被奴隶主用火烧掉手指。她嘴角两边的伤痕，也是奴隶主的罪証（詳見本书《忘不了的仇和恨》一文）。



- ← 奴隶木憂尼比逃跑未成，被奴隶主抓回來用子彈壳挖掉眼睛，用尖刀割去臉上的肉。



← 女奴隶賈衣阿曼因为  
柴背得少，奴隶主將  
她耳朵打聾，还用木  
棒滾压她的乳房，再  
用竹釘乱戳。这是她  
伤愈后留下的伤痕。

↓ 奴隶金姑都沙因为  
一只小羊失足跌死，  
奴隶主先用竹釘戳  
破他头皮，用刀砍  
伤他脊背，然后将  
他捆成一团，从高  
山上推滾下去，脊  
梁骨断成三截，成  
为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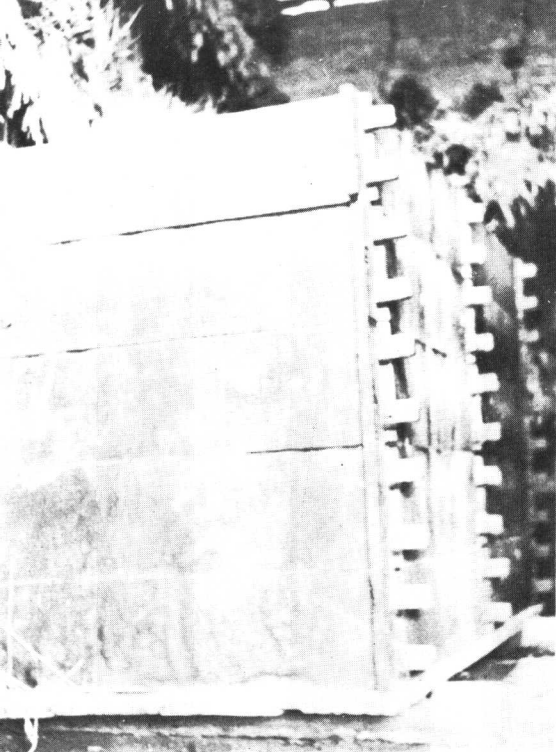




▲ 女奴隶馬海娥因为羊吃了点庄稼，被奴隶主敲掉門牙，砍去手指，还打断了腿。



→ 腿箍、手铐——  
奴隶主迫害奴隶的刑具之一。



← 木籠——奴隶主  
迫害奴隶的刑具  
之一。



∨ 木靴——奴隶主  
迫害奴隶的刑具  
之一。



## 目 录

我們掙斷了鎖鏈·····	賈拉永惹	1
分居娃子的过去与現在·····	阿罗热空惹	12
党的話句句說在我心上·····	賈巴永哈	19
翻身娃子把家当·····	吉火魯底	25
永不屈服的人們·····	余阿細惹	32
繳了奴隶主的枪·····	那而克都	38
阿普沒有活到今天·····	阿罗阿支	45
罪惡的見証·····	沙馬永哈	51
忘不了的仇和恨·····	金姑抓姆	56
放羊娃子的心里話·····	阿魯惹	59
我的心沒有殘廢·····	賈玉姆海	63
小凉山永远留住了春天·····	阿魯克火	67
毛主席最了解我們的心願·····	吉火干干惹	77

## 我們掙斷了鎖鏈

賈拉永惹

我四岁就被奴隶主賈拉天打搶上小凉山，当了鍋庄娃子①。

賈拉天打是个独头草烏②，在小凉山恶得出了名。可是，他老婆阿牛居洛比他还更狠毒三分。在他家，我整整过了三十年比牛馬还不如的生活。

我們种的是荞子、燕麦、洋芋，吃的却是糠糠、皮皮、壳壳。荞子叶，火草粑，算是我們的上等食物。在奴隶主眼里，娃子不如牛馬。他們对牛馬还有三分情意，想方设法都要让牛馬吃飽吃好。对娃子呢，就沒有这份好心。記得有一年，奴隶主每天都要煮一鍋草，說是叫哪样轉轉花，黄色的。他們先舀給猪吃，剩下的才叫我們每人舀两瓢。这种草，比猪胆还苦，人吃簡直吞咽不下，一进嘴就发恶心，想吐可又吐不出来，整得我們臉紅脖子，眼泪都挤了出来。阿牛居洛硬說我們呕吐是

---

① 鍋庄娃子，即家奴，是解放前小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的被剝削、被压迫階級，即奴隶階級。他們完全沒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把他們当作牛馬使喚，强迫从事各种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牧业生产劳动，而且还可以随意杀害或出卖。家奴的来源，一是分居奴所生育的子女，二是奴隶主从别处搶掠来的，多为汉族，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人。

② 草烏，是一种毒性最大的草本植物；独头草烏比一般草烏更毒。

因为吃得太多，把肚子撑坏了。我气愤地说：“色姆①，这种草比苦胆还苦，叫我們咋个咽得下去呀。”她却说：“猪都不嫌苦，偏偏你这娃子嫌苦。”我不服气地说：“你吃的是籬篩面，我們吃的是草。苦不苦，你咋个会晓得？不信你也来尝点試試。”

奴隶主一向以为自己是黑骨头②，是天生来就管娃子的。而娃子哩，是白骨头，应该服服贴贴地让他骑，由他打。所以，阿牛居洛见我敢和她顶嘴，气得脸皮都发了紫，拿起火钳，抓住我的“天菩薩”③，毒打了我一顿。我一肚子的怒火埋在心里，一时找不到机会发泄。

从此以后，阿牛居洛恨死我啦，处处想找我的错，想尽一切办法来整我。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天，阿牛居洛叫我去背洋芋。干了一天，也饿了一天。天黑的时候，我已饿得四肢无力，两眼闪金星。我拼死拼活才把洋芋背回来。这时，阿牛居洛拿了两个“粑粑”给我吃。我想，今天主子咋个大方起来啦？我们当娃子的，从来也没吃过她的一小块粑粑呀。我接过来就往嘴里塞。啊呀！有一股腥臭气，再掰开一看，原来是两块干羊屎。我气极了，对阿牛居洛叫起来：“色姆，这是羊屎，我不吃。”她硬要我吃，我偏不依她。当娃子的也是人，不是狗。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种连猪都不吃的干羊屎。阿牛居洛见我不肯吃，气呼呼地说：“你不吃，是你自己要挨饿，不是我不给吃。好

---

① 色姆，彝語，意思是女主子。

② 过去，在小凉山彝族中，黑彝是世襲貴族，絕大多數是奴隶主。他們造謠說黑彝之所以“高貴”，是因为天生成一副黑骨头。

③ 天菩薩，彝族男子頭頂上留有一撮頭髮，俗稱“天菩薩”。

吧，你快給我犁地去！”我心里嘀咕着：荞子、洋芋是我們种出来的，籬篩面是我們推出来的。为哪样連点哄肚皮的洋芋皮、荞子壳都吃不着？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我越想越气，就把手中的干羊屎朝阿牛居洛身上砸去。阿牛居洛气得象只餓老虎，猛扑过来，狠狠給我几火鉗，我的肋巴骨都要被打断了。我朝門外跑，可是，篱下的雛鸡逃不脫岩鷹的爪子，我又被阿牛居洛抓回来。她从火塘里抽出烧得火紅的柴块，烙我的嘴。“啊嘞嘞呀！”我惨叫了一声，然后又紧闭着嘴唇，死活不吃她的干羊屎。

这以后，阿牛居洛还把牛屎虫搗烂，揉成“粑粑”，逼着我吃。可是，每一次，我都先掰开看看，就扔掉了。一連好几次，我都沒有让阿牛居洛称心如意。后来，她晓得我餓得做不起活，对她也沒有好处，就給了我一些洋芋皮，总算爭得了一点可以哄肚皮的东西。那时，我們能爭到这一步，就算当娃子的斗贏了。

事后，我才晓得，阿牛居洛不仅仅是故意整我，她还想让我来开个头，拿羊屎粑粑給娃子当飯吃。多恶毒，多残忍啊！

由于奴隶主的折磨和饥餓，十五岁时，我的个子还没有犁架高，一身骨瘦如柴，蹲下来活象个老毛虫，走路好象在空中飘。可是，阿牛居洛偏要我去犁地点荞子。有一天清早，我赶着牯子牛去犁坡地。我一吆牛，吓得它猛跑，犁尖深深插到泥里，“当”的一声断掉了。我撑不住笨重的犁架，連人带犁一齐滾下山。等我被阿牛居洛踢醒，牛跑了，我的脚杆也被石头砸坏了，血淋淋的，痛得如同泡在辣子水里一样。阿牛居洛一口咬定我故意砸烂犁头，用皮鞭打我。我紧紧抱住头，縮成一团，随她咋个毒打，我都不吭气，不动弹。后来，我被她打昏了，多亏好心的伙伴将我背回家。

过了五天，阿牛居洛又逼我去犁地。她紧紧跟着我，寸步不离。我犁一行，她就往上移一行，嘴里嘍嘍咕咕地罵个不停。她这样看着我，又能把我咋个呢？我慢吞吞地做着活，五行地犁得弯弯扭扭。阿牛居洛越看越起火，板起面孔破口大罵：“烂娃子，你連只鸡都不如。鸡死了，人可以吃，你这娃子死了只有野狗啃！想不到你的心已有老虎大，看看你犁的哪样地。你再不好好做活，我剥你的皮。”我不理睬她，望都不望她一眼。她又接着說：“你不好好做活，就是想逃跑。今天我看着你，看你敢不敢跑。”

阿牛居洛的話，真象刀子插进我的心，气得我上下牙齿打顛顛，忍不住对她吼起来：“主子是人，娃子也是人。你要我跑，我就跑給你看看。”說罢，我丢掉手中的犁架和牛，朝老林里飞跑。阿牛居洛拖着长百褶裙，跑也跑不起来，只好望着我怪喊辣叫。

山林靜悄悄，只有山斑鳩咕咕咕地叫。栗树丛中的山画眉自由自在地飞着。我一面跑一面想：我，一个娃子，連只雀鳥都不如，哪一天我才能象它們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呢？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了，弹头从我头顶滑过去；山斑鳩和山画眉也惊飞了。奴隶主家四兄弟和阿牛居洛赶上来把我按倒在地，绳捆索綁，拳打脚踢，大声叫罵：“死娃子，牛再有力气，也跑不上坎子；娃子的心再大，也爬不到主子头上。你的心比罗鍋还大，敢当主子面逃跑。不好好收拾你一頓，以后就越发难管了。”这五个恶鬼把我折磨了好一陣，痛得我在地上打滾。

回到家后，奴隶主又把我双手捆起来，脚上套起有水桶粗的木靴①，用鉄索子拴着我的脖子，丢在門前吓我的伙伴。

① 木靴，是一种有数十斤重的刑具，用一根粗木头凿通两个洞，把脚放进去，然后用木楔塞紧，加鎖，使两脚不能拔出，不能行动。

我被套上木靴以后，奴隶主賈拉天打想在娃子們面前显威风，硬要我认罪、討饒。我心里想，我根本没有罪，要我討饒办不到，有本事你們就撬开我的嘴。奴隶主賈拉天打硬是用烧紅的铁火钳烙我的脸，烧得脸皮吱吱地响。我咬紧牙，心里罵着：“你們这样糟蹋人，总有一天沒得好下场！”

我二十岁那年，奴隶主的姑娘賈拉戛戛出嫁了。她婆婆家是大喇叭区的奴隶主阿西比比。賈拉天打把我这个不听话的娃子，当作财礼打发出去了。我离开了賈拉家，又换了一个主子。俗話說，天下烏鴉沒有白的。小凉山的奴隶主沒有好的。我在阿西比比家，日子同样难过。可是，我还是以前那个脾气。阿西比比治不服我，就要把我卖掉，换一匹騎驃。有一天，他叫我牵着他騎的馬，走了七天才到了四川的大凉山，卖来卖去，哪个也不敢要我。沒有别的办法，阿西比比只好把我带回小凉山，要我替他开荒种地，而且对我管得特别严。有一次，我去挖地，他背着枪紧跟着我。我走一步，他跟一步；見我气使小了，就用皮鞭打，苦死累活也不准我歇歇气。我这口气实在忍不住了，就責問阿西比比：“色坡①，我不是牲口，为哪样这样对待我？有本事，你也来挖挖試試。”这几句話惹恼了阿西比比，他罵道：“死娃子，你还不不如我那条牛，敢对主子說这种話，你的心象高山一样大，比我还高三层，要做起我的主子来了。”他张牙舞爪，猛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天菩薩”，拳打脚踢，然后松开手，“咔嚓”一声，朝枪膛里推上子弹，枪口对着我的胸口。就在这个时候，女娃子罗哈姆赶上来抓住枪筒朝上一推，“砰”的一

---

① 色坡，彝語，意思是男主子。

声，子弹飞上了天。阿西比比恶狠狠地打了罗哈姆一拳。她被打翻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奴隶主又叫狗腿子用百多斤重的铁链子锁起我，要把我当活靶打。这时，我的周围还有好多伙伴，他们愤愤不平地望着阿西比比，也为我的生命担心。

说来也怪，这时候，我反倒很镇静，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对奴隶主说：“要我死要我活，随你。三岁死，三十岁死，都是个死。要死，也要死得硬气，我站在你面前，你放枪吧！”阿西比比一边推子弹，一边说：“打死你，我还可以买到比你高三寸的娃子。”说罢，就朝我放了一枪，没有打中。可是，随着这枪声，伙伴们都轰动起来了。阿西比比本来是想杀我一个来吓吓我的伙伴们的，现在一看势头不对，丢下我就回屋去了……

这一次，我总算死里逃生。可是，活着也不好受，苦难象影子一样总不离身。逃，没那么容易；死，不甘心，太便宜奴隶主了。我左思右想，觉得只有活下去，只有和奴隶主斗，说不定将来可以熬出头。

我二十二岁那年春天，有一天我在山上砍柴，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恨，唱起了娃子的悲歌：

天上落冰雹雀鸟惊飞了，  
山上围来豺狼羊子分散了；  
主子从我阿妈怀抱中把我抢走了，  
受苦难的娃子啊没有了爹娘。

娃子生来不是牛马啊，  
主子为什么把我当牛马使唤？  
主子比冰雹还冷酷哟，





娃子的鮮血他換成錢用。

娃子生來不是牛馬啊，  
主子為什麼把我當牛馬使喚？  
主子比豺狼還凶惡嘍，  
娃子的骨髓他換了酒喝。

金竹到了春天會發芽，  
冰河過了嚴冬又流淌；  
受苦難的娃子嘍，  
你哪一天砸碎脖頸上沉重的鎖鏈……

哪曉得，娃子連唱歌的自由也沒有。晚上回來，奴隸主阿西比比氣勢汹汹地問我唱了哪樣歌，為哪樣要用唱歌來罵他……我說：“唱哪樣歌嘍，滿頭大汗都來不及揩，哪個還有心腸唱歌？”阿西比比喊人將我緊緊捆起來，他坐在披毡上，叫狗腿子打我，踢我。你打吧，踢吧，你可以把我活活打死，可是你不能把我揉扁搓圓！要我說句討饒求情的話，除非金沙江水倒流。就這樣，我終於被他們打得昏死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天已經黑了，滿天寒星。我伸手摸摸四周，是沾滿露水的草窩。我曉得奴隸主把我打昏以後，一定以為我死了，就將我丟在山上喂豹子。可是，總算我命大，這一次又沒有死。後來，我從伙伴們口中聽說，就在奴隸主把我拖出去的時候，他對其他娃子說：“以後哪個再敢唱歌，就象永惹一樣，打死了喂豹子。”

到了一九五〇年，祖國內地都解放了，小涼山四周插遍了紅旗。只有小涼山上暫時還是奴隸主橫行霸道的地方，我們娃子還生活在苦海里。可是，烏雲再厚也有散開的日子，太